



回望“情报”初心

看到特约稿“情报 VS 信息：让数字说话”，又联想到 60 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变迁、情报学界对这两个词的关切，以及新近出台的国家情报法和全社会对“初心”一词的关注，我想，时常回望一下由科技情报界始创的广义“情报”之初心，肯定有所值。

回望“情报”初心，须反思情报的本义。正确的时间、空间、事件；恰当的时机、渠道、方式，始终是情报本体的核心要素。每个盛行于世的术语，其应有之意总是涵及这个词的渊源、经历、指涉和命数。统计物理学有个著名的设定——各态历经假说（Ergodic Hypothesis）——启发我们，只要时间足够长，一个粒子都可以经历所有可能的物理状态。情报这个词已经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，激发出了很多事业线。每次新科技和产业变革、重大的历史社会事件，都在开辟情报事业发展的新空间。我深信，不断进步的人类情报 / 智慧（Intelligence）事业，足以应对未来众多可能的应用场景。

回望“情报”初心，须科学谋划情报的功能定位。情报的功能旨在维系主体的主动性存在。情报的生命就在于对情报功能、情报工具的活学活用。今天的情报已经上升为组织的一种本能，

一种配置，甚或一种使命。在创业时，我们常说，科技情报对科研或科技人员要发挥出“耳目”、“尖兵”、“参谋”的经典功能。在今天万物联通、信息泛在的新互联网时代，情报的触角无处不在。由于大数据、云计算的深入发展，情报已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感知手段，还在越来越密切的程度决定于情报分析框架、算法和呈现方式。但数据 / 信息愈加丰富，情报愈加稀释或稀缺的趋势更让人堪忧。在一个充满并行的竞争与合作、动态的不确定性、高频互动反馈的社会里，我们必须学会利用一切可能的理论、工具和模式，去开发时代所需的“新耳目”、“新尖兵”和“新参谋”；而且，既能做有形的、也能做无形的；既能做大上的，也能做平常的、大众的。

回望“情报”初心，须面向新时代树立高质量的情报事业观。不论现在以及今后数据信息以多么大的规模、体量继续膨胀，情报事业必须始终秉承精准、时效的理念，必须坚守“正确、恰当”的内在要求。情报工程是情报学研究成果的体系化平台化应用，就是要通过工程化手段反映情报的初心和内在属性，以全谱系的情报业务，满足当下各方面对全要素、全方位、全过程分析考量的要求，以融会贯通的方法手段来深化情报服务，从而高质量地满足多种业务融合发展的需求，最为重要的是要更充分地支撑多场景学习、研究、运筹、决策等高层次需求。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思想体系、基本方略和重大任务部署，各方面的情报工程、情报事业必须主动而为，为伟大事业、伟大斗争、伟大工程、伟大梦想的实施和实现担当起应有的使命和责任。

总之，万事之举，情报先驱；万物之立，情报维系。

刘景超

2017年12月于北京